

去年赴台讲学，住在台湾大学附近，沿小路步行约刻把钟，便来到了云和街 11 号梁实秋故居，在台湾大学和台湾师大两座名校的中间。

这是一座木质结构的平房，前有小院，一棵老大的面包树特别惹人注目，枝叶葳蕤，生意盎然。四周都是民宅，算得上安静。沿几级台阶进屋，便见一间廊，左边为客厅，右边是卧室、餐厅、厨房和书房，书架上摆着一些书，他翻译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十分显眼。屋子的墙上挂满了他各个时期的黑白照片，平添了几分岁月沧桑感。我印象深的是他的写字桌，长而宽，在当时算是很大的了，置放着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，我曾想象他当年伏案写作和翻译莎剧的情景，而在会客厅里，我又想象当年余光中如何向他请教的情景。屋后也有一小院，草木葱茏，十分幽静，我沿着里面的石铺小径走了两圈，又想象着他当年在此散步的情景。

接待我的是位小伙子，也是这里的营运者，他送了我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纪念品，上面的图画正是梁实秋所绘的自家故居。是一幅淡像素描，色调清雅，略带写意，屋前的那棵面包树以虚实相间手法，画得尤为生动，绰约多姿。梁氏夫妇当年夏天便在此树下纳凉聊天。梁在《槐园梦忆》中曾写道：“这一棵面包树遮盖了大半个院子，叶如巨灵之掌，可当一把蒲扇用，果实烂熟坠地，据云可磨粉做成面包……”蓦地想起，赵清阁曾对我说：“一般人只知梁实

秋是作家，散文写得好，其实他还会绘画，抗战在重庆时，他就曾画过一幅梅花送给了我，画得很好。”这是二十多年前的话了，却如在耳边。后来她在临终之前，把此画捐给了上海博物馆。

说来奇怪，看了故居，出得门来，无论是前往台湾师大校园的步行途中，还是走回宾馆的大街小巷里，总会联想起梁实秋晚年在台湾的生活，特别是他的风趣和幽默。

梁实秋的幽默和乡愁

孙琴安

林语堂素有“幽默大师”的雅号，但从我对梁实秋的作品阅读和生平了解上来讲，始终认为他的幽默程度是绝不亚于林语堂的。二十多年前，台湾诗人痖弦、张默、商禽等来沪交流，我曾明确说起这一看法，他们都表示认同。臧克家曾回忆他早年在青岛大学读书时，梁实秋与鲁迅笔战正酣，难分胜负，一次上课，有学生出于好奇，问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梁实秋笑而不答，转身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——鲁迅与牛。

接着便宣布上课。学生们都觉得好玩，相视而笑。

与此差不多同时，也是梁实秋在青岛大学任教期间，一次聚会，胡适曾说，莎士比亚的作品量大，应该由梁实秋、闻一多、徐志摩、陈西滢、叶公超五人合力，才能译好《莎士比亚全集》，时间可用五年或十年。结

三国演义里有个桥段说，曹操的军士都饿得面黄肌瘦，只有董昭面色红润。曹操就问他怎么保养得这么好，他回答是长期吃素，这个正史里没有记载，但董昭确实比较长寿，活了 81 岁。

董昭还有一个长处就是善于外交。年轻时他被举为孝廉，起初为袁绍“参军”，遇到袁绍和公孙瓒打仗，被委任为巨鹿太守，接替想投靠公孙瓒的李邵。袁绍问他准备用什么方法领导巨鹿？他说：个人是渺小的，不能够抵抗众人合谋，只有先附和众人，“唱与同议”，等摸清情况，再制服他们，至于用什么计谋也只能随机应变。到了巨鹿，摸清是孙佺等数十人主谋投降而“惊动吏民”，于是假借袁绍名义张贴布告，说已经抓住间谍，查清内应，现在就按军法处置，但“妻子勿坐”。谋叛很快被平息。

然而，袁绍受人谗言“将致罪于昭”。董昭不得已去找汉献帝，到了河内，为张杨收留。恰好曹操想借道张杨的地盘到长安见天子，张杨不答应。董昭就劝张杨，说曹操“实天下之英雄”，本来就应该和他结好，况且现在他来找你帮忙，更应该帮助他向天子推荐他，“若事有成，永为深分。”张杨一听是这么个道理，就“表荐太祖。”而且董昭还替曹操给长安诸将李傕、郭汜等写信，“各随轻重致殷勤。”曹操也给了张杨“犬马金帛”。从此，曹操和天子搭上了话。董昭也诏拜议郎。“唱与同议”再次为董昭带来好处。

建安元年，曹操在许昌平定黄巾军。韩馥、杨奉、董承及张杨“各违戾不和”。董昭看杨奉“兵马最强而少党援”，就假曹操名义写信给杨奉，先是夸奖恭维其“翼佐之功，超世无畴”，再表示“将军当为内主，吾为外援。今吾有粮，将军有兵，有无相通，足以相济，死生契阔，相与共之。”杨奉很开心，就上表天子让曹操做镇东将军，“袭公爵费亭侯”。董昭也升迁做了符节令。董昭“唱与同议”策略再见奇效。曹操更加倚重他，到洛阳朝见天子时，就“引昭并坐”，问计于他。董昭于是又使出“唱与同议”的绝招，先恭维曹操“辅翼王室，此五伯之功也”。接着话锋一转，说其他将军“人殊意异，未必服从”。言下之意你曹操是厉害，但其他将军不服你啊。“今留匡弼，势事不便，”毕竟在人家一亩三分地上，没有办法“唱与同议”，“惟有移驾幸许耳”，只有把天子弄到许昌你自己的地盘上去。曹操也想这样干，但是杨奉离得近，军队也很精良，怕会牵累。董昭说杨奉独断专行，又缺少参谋，而且前番还助你升迁，你派人送厚礼“以安其意”，并说洛阳没有粮食，想把天子暂时弄到鲁阳，鲁阳离许昌比较近，那时再转运到许昌就方便多了。于是，曹操移驾许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。

董昭善于利用形势，善于利用人，知道什么时候结交什么人。南宋史学家胡三省评论说：昭人品不足称，其谋略妙，不下二荀。人聪明，只是人品不好，有一次，董昭枕着同事苏则的膝盖睡觉，苏则把他的头推下去，说：“苏则的膝盖，不是侯人的枕头。”这只是一则轶事，《三国志》没有记载，但陈寿说其“虽清治德业，殊於荀攸，而筹画所料，是其伦也”。董昭清德为史家和后人诟病。

果徐志摩飞机失事身亡，闻一多遭暗杀，叶公超做外交部长，陈西滢去英国，只有梁实秋一个人兢兢业业，孜孜不倦，前后用了三十年时间才全部译完。当 40 本墨绿色布纹封面上烫金字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译本出版时，台湾文艺界特别为他举行了一次庆祝会，临他发言，全场肃静，而他却轻描淡写而不乏幽默地说：我能译完莎翁全集，主要有三个条件，一、此人没有学问；二、没有天才；三、寿命特别长。说完便朗声大笑。全场鼓掌。

梁实秋虽与鲁迅不睦，观点多有不同，但他却主张应该出版鲁迅的书，并以为“鲁迅的文章实在写得好”。

梁实秋是北平人，晚年思乡之情愈烈，曾写下《故都乡情》等许多充满乡愁的美文，催人泪下，打动了无数海外游子的心。

这位喝了大半辈子洋墨水，教了四十多年英国文学，主编了《英汉辞典》的著名翻译家去世后，却并没有穿西装，而是穿一身传统中装入殓的。

去过几处梁实秋故居，但数云和街的保留最完整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回上海的前一天，我又去看望了一下他的故居。时值黄昏，屋前的面包树依然枝叶婆娑，夕阳的余辉映照其上，犹有微光闪烁。凝望久了，不禁想起了其《蝶恋花》一词中的句子：“莫叹旧屋无觅处，犹存墙角面包树……往事如烟如柳絮，相思便是泪长驻。”

女儿今年中考。看着她每晚学习到深夜，第二天一早赶到学校上课，周末还得东奔西颠赶着去校外补课，委实觉得现在的孩子不易。

父亲与女儿有着天然的情感交融。从女儿哇的一声来到人间，我的血液里便有了她的律动，她的一点响动都会让我牵肠挂肚。犹记得出生没多久，我躺在沙发上，她像只小青蛙似地趴在我的胸口睡觉，随着我的胸廓上下起伏，她也似乎睡得格外安稳香甜。她快速的心跳敲击着我的心房，父女间心与心的交汇如此美妙。

进入幼儿园后，女儿的求知欲也开始爆发，各种千奇百怪的问题接踵而来。女儿四岁开始学习电子琴和舞蹈，外婆是她的助理和助教，外婆常对照着上课笔记，辅导着她练习，并不时予以纠正。因为外婆要求严格，女儿好几次眼泪汪汪想放弃学琴，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，并对外婆心存感激。

女儿对新鲜事物充满着好奇。小学五年级时，她对“爸爸去哪儿”着了迷，尤其对雪乡那一片白雪皑皑的世界心驰神往。那年寒假，我带着女儿前往北国哈尔滨，一探冰天雪地的风采。我们徜徉于一望无际的林海雪原之中，女儿被这美景深深吸引，用笔将旅行中的点滴一一记录下来。

进入中学后，孩子的学习压力明显大了起来，看着班里同学早早开始学习初二、初三的学科，女儿也不淡定了，为了和同学们同步，课外活动、旅游休闲成了奢侈，紧张忙碌的学

“线儿长，针儿密，含着热泪绣红旗，绣呀绣红旗。热泪随着针线走，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！多少年啊多少代，今天终于盼到你。”这是歌剧《红岩》中绣红旗的片段。每每读到这些文字，都会使我潸然泪下。在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日子里，所有共产党人都心怀解放全中国的信念。事实上，不只有重庆狱中的同志们在为迎接解放而绣红旗，在上海，也有一群特殊的“战士”，他们为了迎接即将解放上海的人民解放军悄悄准备着。

外滩是近代上海的象征。在这全长 1.5 公里的江堤上，矗立着 52 幢风格迥异的大楼。其中，最具代表性的是海关大楼。1949 年 5 月末的海关总税务司署，殷之瑾、黎昌严、沈曦中、叶筠、洪宝仪等海关女职员们秘密制作迎接解放军进城的红旗、横幅和标语。当时，她们并不知道红旗的样式，甚至没有做旗帜的红布。这群灵秀的女子便把洪宝仪不久前结婚用的红喜幛拿过来，把这些喜幛接起来，组成一面“红旗”，在“红旗”的左上角缝上镰刀和锤子。海务科的杨之蟾等人还在家中秘密缝制了“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”的条幅，她们还做

观看《徒手攀岩》肯定会让你惊出一身冷汗，这部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，随处可见峭壁巨石，征服它的，是一个看上去并不怎么强壮的青年，他叫亚历克斯·霍诺尔德，美国人。

让人难以置信，近千米的山峰，险峻的岩壁，不系绳索，不用保护装置，自由徒手攀爬，这需要何等的勇气、胆量和魄力！要知道，一松手，一失足，就会粉身碎骨。影片开头，通过电视节目主持人访谈、书友会读者问答，用几段剪辑，毫不含糊地道出亚历克斯的心声：“我觉得，每个人都会死，徒手攀岩只不过是让那一天来得更快而已。”“也许，我太爱追求极限，冲刺爬向悬崖也不自知。”“即使摔下去的后果十分严重，而勇于挑战艰险的攀途，安全地到达终点，这正是徒手攀岩的魅力之一。”

亚历克斯曾徒手攀登锡安国家公园“月华拱壁”、约塞米蒂国家公园“半圆顶”，但他真正想征服的是约塞米蒂“酋长岩”，它是全球最大的花岗岩巨型独石，高达 914 米。隐藏在他心中达 8 年之久的愿望，会不会实现？影片带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凡、壮观的徒手攀岩之旅。

这是一部关于生死、冒险、成功的电影，2016 年春天，亚历克斯十多年的朋友，既是摄影师，又是导演的金国威，带着他的摄影队，其成员都是职业攀岩者，开始跟踪拍摄亚历克斯攀爬“酋长岩”的全过程，从准备、实施，到最后登顶，历时一年多。通过航拍、远摄、近景，一览无余地展现山崖的美丽、陡峭、高大，同时，摄影机又对准亚历克斯，通过他的一笑一颦，让我们走进他的内心世界。

亚历克斯是怎样一个人？奇人？怪人？如同很多纪录片惯用的方式一样，本片也从他的母亲、女友、朋友、同道的视角，对他解读，他自己也会在镜头前发表他的看法。他小时候非常害羞、孤僻、忧郁，害怕和陌生人说话，父母关系不好，还常常贬损他，叫他傻子。于是他一个人

习几乎成了她日常生活的全部，我们家长也以她为核心，休息天带她奔波于各个培训机构。看着女儿在校内外繁重的作业堆里日渐消瘦的身形，我们不断给其精神上减负，减少她的焦虑情绪，并适当减少课外学习，以保证她有足够的休息时间。女儿在我们的引导下，也调整好了心态，偶尔还去打打羽毛球和排球，看看电视和课外书，放松舒缓一下紧张的学习节奏。

生活本来就是多姿多彩，虽然学习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但并非全部。感悟世界，认真生活才是人生真谛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孩子快乐呢。

一面锦旗，在红布四周用黄绸作为边幅，写着“献给人民解放军”。红旗和标语是 5 月 25 日凌晨由地下党员们冒着枪林弹雨挂出的。从东方渐白的浦江上空望去，一条条关钟楼上的那面红旗格外醒目，而鲜红的标语从海关大楼的高层悬挂下来，成为解放上海的第一幅标语。

旗升浦江红胜火

闫成

5 月 25 日破晓，新中国的曙光照耀上海。在同为上海地标的南京路上，上海的地下党员们决定以升红旗的形式迎接解放军的到来。地下党员们赶制出一面红旗，挂旗地点选在永安公司（南京东路 635 号）楼顶的绮云阁。这座巴洛克风格的三层塔楼是南京路上的制高点之一，也是远眺上海全景的最佳地点。挂旗手的四名青年党员是雷于斌、黄明德、乐俊炎和唐仁。他们慷慨激昂，为这次特殊的“升旗仪式”激动不已。这是上海解放时南京路上升起的第一面红

独自去攀爬，爬树、爬楼，上学后，几乎爬遍了所有的屋顶和周围的楼房。19 岁时，在攀岩上为他付出心血的父亲去世，不得不辍学。他住在货车里，吃着自己做的饭菜。他的前几任女友都认为他有人格障碍，他自己也怀疑脑子是否不正常，为此，还去医院做过脑核磁共振。

医生告诉他，他的大脑正常，只不过脑杏仁核需要更高程度的刺激。他将攀岩作为自己的事业：“我始终在攀岩这条路上追求着，不断践行。攀岩当然也很疯狂，因为你是 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做着这样的事。”职业攀岩者汤米说：“亚历克斯对于危险的态度，会让人觉得他是不可战胜的。”母亲说：“他在徒手攀岩时，最能感受到生命的活力，也能感受到更多东西，你怎么能从他那里夺走这些呢？”

这不是一次轻率的徒手攀岩活动，影片很大一部分时间，都在描述亚历克斯绑着安全绳练习、试攀，他把难点、危险处，都记录下来。对我们来说，这简直就是徒手攀岩教科书：有的地方身体容易被夹在山缝，无处放脚，就要靠贴在岩壁上手的拉力；有的岩角，两片垂直的岩壁像玻璃一样滑，需要两手两脚撑两壁，微调支撑点来保持平衡；有的路段，就像一连串杂技表演，右手扣住一个点，左手抓牢斜面，右脚挪到浅凹处，左脚移入落脚点；最难的部分是，用一半手指去稳定活动，然后两个指尖作为支撑，换脚，左脚移到斜坡，换手，然后向左抓住一个大斜棱，快速跳跃到对面岩壁，像空手道踢腿一样……

很少有人忘记这一时刻，2017 年 6 月 3 日，亚历克斯成功徒手攀登上了“酋长岩”，成为世界第一人。3 小时 56 分的实际攀岩，被浓缩为十多分钟，俯拍、远景、特写，一系列镜头，组合成本片最紧张、最刺激、最激动人心的场景。这不会是亚历克斯最后一次攀岩，对他而言，生命不是庸碌，不关乎短长，生命是开放在死亡边上的鲜艳之花。



旗。1865 年，英租界工部局正式命名大马路为“南京路”，这段路在解放前一直是旧中国耻辱的标记。南京路上的第一面红旗，不仅迎来了上海的解放，也见证了南京路新生的历史时刻。随着永安公司楼顶飘起了红旗，先施、新新、大新等百货公司，甚至跑马厅钟楼上也陆续挂起了红旗。这么心照不宣，这么心心相印，这么团结一心。这是全上海人民日夜盼望的场景。

今天，每逢重大节庆，外滩南京路上总是一片红色的海洋。而在 70 年前，这是如此艰难而令人动容的一幕。从一面面秘密缝制的红旗，到上海上空星星点点的红色。红旗见证着革命者的付出，象征着胜利的到来，更是新中国的召唤。70 年前的那个“红五月”，红色风暴即将席卷整个上海，赋予这座城市崭新的生命。这是上海的新生，也是人民的心声。

十日谈
上海解放前夕，“华政”前身圣约翰大学交谊楼迎来了一位重要客人。
责编：徐婉青